

# 衢江：擦亮姑蔑文化金字招牌，打造文化新地标



2022年6月,衢州衢江区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成功入选“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西周姑蔑古国遗址公园“1435”体系工作安排,区文联近期开展了一系列文艺采风活动,围绕西周文化及“衢州有礼·康养衢江”城市品牌展开创作。

## 衢江,一枚西周玉口的回响

文 / 余元峰

1.  
因为久远,整个王朝都坠入地下  
连同经久不息的焰火  
沉入衢江,或更深处的姑蔑

像江风四起,又漏了书架上的  
《诗经》。你在孟姜寻到的玉口  
示于时间书  
会听到金戈呜呜响彻整个西周

倘若史书不全  
不曾与你提及故国兴衰,西安的密令

必须沉默,等候  
越过雨水这  
如此繁衍又无比轻盈的春天

2.  
我与你同时看到水线之上裸露的黄,看到  
大风把群山摇动  
大地挂青  
到处是刺绣的山河  
吐出芦苇,倒悬的落日  
暗蓝之上的竹筒

天路也是行人走的  
抵达山中与万丈深渊有何不同  
无需探出身去  
我听到山风的骨头发出玉口的雪白的回响

3.  
往河边走  
往再无退路的埠头上  
更近一步,看着水洗的云朵沿着上游流走了

一脚路空,还是  
梅树从四面来,接住眺望的人  
和他沉重的书籍  
在翁源村,这康养之地  
没有人可以独自指出暮色沉重

从祠堂里出来  
江水又换了另一种颜色

4.  
我那么遥远

仿佛停在西周的尽头,听衢江号子  
只一声  
便喊出崭新的石器,旧铁  
更多的书简与玉  
——埋在时间的深处

有朝一日,我也是江南的士子  
执白或黑行走  
到处是我放下云子的空地

等暮色上来  
就有千帆下口水,回去姑蔑

5.  
土地有深藏一个君王的证据  
玉口有其声  
西周战马最后的轰鸣来自江上  
这些,都是表象  
像我们今晚这样流于这水面,睡去太早

一个王朝戛然而止  
或者,它停经此地  
我们听到的古风音律如此经久不衰  
也有身处上游的原因吧

如果衢江亘戈已久  
如果一座城许以康养之名

重见天日的何止玉器,文字  
以另一种刻骨存在  
洗去铅华



## 发掘

文 / 严建平

精通堪輿啊,这里三水环绕  
贵族在北岸立山丘为墓

环顾天宇的气度让开阔更开阔  
俯瞰。风之浩浩,江水淼淼

有追求的人,令樟正朝上游  
他还要枕涛思源,昼夜求索吗?

如果说下葬是对历史的封存  
那么发掘,便是对文明的重新启读

三千年前,随葬玉口、青铜、原始瓷  
就是埋下权力、战争和生活

注重传承的今天,能否紧握  
西周青铜剑的寒光?

## 诗两首

文 / 叶大洪

### 衢江手捧一本厚厚的词典

提及此处瓷器,手指就是年龄  
三或者四,水中倒影清清楚楚  
每年春天,芦苇取悦身佩玉口之人  
似乎杀伐声里也带有甜味  
有人闭上双眼,聆听王陵中的对话

持斧钺在蒿草间行走  
王于兴师,砍下西风的头颅  
一生终被固定。爱恨,善恶,血与非血  
都简化成符号。阳光退去,风雨退去  
天地间只剩下天地

后来才走来书生,孤身,瘦马  
与更瘦的河流对峙  
铁骑飞出体外,绕龙城三匝  
落日摇摇晃晃;然后大雨从天而降  
打湿了一部全唐诗

江畔无人问月;惟古墓中老者细数繁星  
年复一年,衢江捧着一本厚厚的词典  
如今我站在山坡上,暮色是一件古老的衣裳  
在我身后,土地呈现透明的黄色,一呼一吸  
仿佛修改着数千年前的静寂

### 土墩墓

天地间最孤独的存在  
配得上永恒的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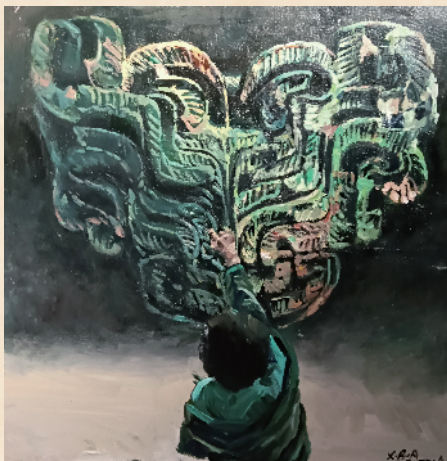
三千年,只是一匹白马从眼前跑过  
在衢江北岸,那一段传说依然未曾羽化

当年,车驾六百乘,找不回曾经的玉  
你牵着落日的衣襟,走向原野深处

青铜扣带锁住斑驳的呐喊  
你的目光终于锈迹斑斑

在你内心,一座山庞大的身躯缓缓倒下  
墓道上走来一声叹息

你是王  
你身后的村庄,继续在鹅卵石上行走



## 衢江西周土墩墓群考古发现丰富对越文化的认识(考古札记)

持续的考古发现,不仅明确了越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而且丰富了2500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路径,为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当我们讨论越国历史时,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开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算起,越国考古已历经80余年,越文化的面貌正逐渐清晰起来。近年来,浙江衢州衢江区发现多座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还出土了精美的青铜车马器等,一段先越国尘封的历史正在被揭开。

在浙江南部的衢江区云溪乡,2018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已先后发掘庙山尖土墩墓与孟姜村1至3号墩等四座墓葬。除孟姜村2号墩的形制还不明确外,其他三座墓葬都属于西周时期罕见的带墓道、石床、木椁的墓,并且随葬了大量精美的硬陶、原始瓷、青铜器与玉石器。如此考究的营建方式、精致的随葬器物、浩大的工程规模,无不彰显着墓

主人身份的非同寻常。

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丰富了越文化的内涵与面貌,也成为关联浙南闽北地区(包括皖东南与赣东北)同类遗存的纽带。这些遗存散落在浙南闽北各地,普遍随葬青铜器与玉石器,与浙北平原(即越国重要地区)不随葬青铜器的做法有明显区别。衢州高等级土墩墓恰好位于这些分散遗存的中间地带,填补了相互间交流往来的道路缺口,因此可以将西周时期的浙南闽北串联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越文化单元。

从文化特征来看,这一时期,浙南闽北与浙北平原应该分属越文化的不同类型;从墓葬等级来看,浙南闽北更可能占据了西周时期越文化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的取得,应该主要得益于这一地区与外界的资源流通优势。

夏商时期,浙南闽北便是中原象鼻口、折肩尊等硬陶与原始瓷的主要来源地,西周时更是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原始瓷产地。因此,兼具中原风格

与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车马器才会涌现于浙江衢州、安徽屯溪等交通要地,并且成为高等级墓葬的重要组成。在与中原往来的同时,直口豆、敛口豆等原始瓷的影响也到达岭南一带。浙南闽北墓葬突然出现的成套玉口、凸纽形口等玉石器皆长期流行于岭南,可见两地之间实现了玉瓷资源的双向流通。

随着西周中晚期以来淮夷叛周,南方与中原的联系被突然隔断,浙南闽北逐渐衰落,文化遗存渐趋凋零。在人群迁徙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浙北平原的越国取代浙南闽北,成为新的越文化中心。

春秋早中期的越国,基本延续了西周时期的发展态势,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运行以追求物质财富为重要取向。以丧葬传统为例,越国墓葬的等级构建长期“重富轻贵”,等级差异主要取决于日常陶瓷用器比如豆碗盂的随葬总数,而且不同等级墓葬的分布空间也相互混杂。到了春秋晚期,越国与中原的联系突然密切,人群流动频繁,中原影

响变强。越国的丧葬传统因此转向为“富贵并重”,角形器等财富标志物、甬钟等仿铜礼乐器共同构建出规范森严的等级制度。印山越王陵、安吉八亩墩等贵族墓葬的空间,明显呈现出“独立陵园”的趋向。这也许意味着,越国当时进行了主动转型。也就是说,在灭吴之后,越国将视野投向中原,迁都琅琊,经略中原,“致贡于周”。

经历了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分裂,统一成为大势。这种与中原的互动,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陆疆、海疆很多区域文化的发展主线,表现在考古遗迹上就是明显的区域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

持续的考古发现,不仅明确了越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而且丰富了2500年前中华文明走向“多元一体”的路径,为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吴桐)